

震后七天,“死镇”映秀汇进了生气

18日7时40分,两架直升机就轰鸣着降落在映秀镇前的荒地上,卸下救灾物资后,两队官兵迅速登机起飞。5分钟后,又有两架直升机降了下来。又有两队军人登机起飞……

几天来,成都军区某集团军陆航团正以前所未有的高强度、高密度飞行,把救灾兵力运向灾区的村寨一线。

灾区救援,正向纵深扩展。15日起,我们就组织了500人的突击队,向划给我部负责的5个乡镇全面开进。”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许勇说,为了提高效率,他叫部队采取“蛙跳”战术,确保受灾村寨能尽快得到救援。

与记者14日第一次来映秀镇相比,现在的映秀镇已完全变了样子:救灾帐篷林立,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来。来自各地的救援队伍、医疗队、卫生防疫队伍以及志愿者云集,一时给这个几天前的“死镇”汇进了生气。



在汶川县映秀镇,两名当地群众带着家当从废墟前走过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陆上交通打通了

虽然许勇麾下的工兵团以极大的勇气和努力冒险打通了都江堰到映秀的陆上交通,使得救援物资有了一条地面交通生命线,但,物资短缺仍是映秀面临的主要现实。映秀镇前的平地上,各种帐篷(专门从废墟中捡东西搭建的)林立,用一位士兵的话说:大家都是映秀人。

“到这儿的头一天晚上,我们披着雨衣在地上蹲了一夜。”集团军军长许勇说,直到第4天,大家才住进了帐篷——灾情紧急,最初的直升机都是用来抢运伤员和救灾物资的。

医疗队依然忙碌着

数百名重伤员已被直升机运到了成都,但,来自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医疗队依然忙碌着。18日晚8时左右,一位女性在双腿截肢后,被从废墟中解救出来。

虽然解救出来了,但这位名叫虞锦华的幸存者仍未脱离危险。第三军医大学校长王登高说,由于被困时间太久,病人的双腿在截肢时已完全坏死,病人很可能因脏器衰竭或感染而不治。

“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虞锦华的弟弟虞晓说,从14日开始施救以来,救援队员日夜不休,在楼房倾斜约40度的危险情况下,救出了姐姐。他特别说,他永远忘不了青岛消防队的贾建军和一位名叫尹春龙的志愿者,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出姐姐的。

“当然,我要感谢来映秀救援的每一个人。”虞晓说。18日夜间,救援仍在继续。虞锦华的下面还有一位幸存者,青岛消防队的救援仍在进行。王登高校长在了解了虞锦华的抢救情况后,又开始安排第二位幸存者的抢救方案。从14日下午医疗队进入映秀以来,第三军医大学共派出了370多人的多支医疗队,仅在映秀就有两支。

这些救治病人的人都是满身汗渍,除了医用的口罩、手套外,看不出有一丝医生的模样。然而,就是这些人,为映秀镇震后遍地的伤员提供了最初的医疗救治,

活人无数。

幸存者坚强地活着

在映秀中学前的马路上,78岁的邹泽林茫然地坐在路边自己搭建的帐篷前,烧着一锅水。地震中,他失去了心爱的孙女。“她读五年级,每年都是三好学生。”

19日是孩子去世后的第七天,老伴、儿子、儿媳按当地的风俗给孩子烧衣服去了,留下老人独自在“家”。“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其他的亲人还没有消息。”老人说。

与邹泽林老人相比,50岁的李志福显得要乐观一些,尽管他的妻子袁翠兰和13岁的孩子李鹏现在不知在哪里。

地震时,李志福在附近的桃关镇工作,就地参加了当地的救灾,17日才回到已成废墟的家。

“妻子在电厂上班,那时应该不会在家。孩子在中学上学,也有可能幸存。”李志福不知是对记者说,还是自言自语,“我在这里打工住了6年,买了房子,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啊……”

李志福说,在等到妻儿回来之前,自己哪里都不会去。

有的人走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在映秀镇废墟深处,记者见到了一个由4家人组成的临时“家庭”。

大学毕业生、村委会主任助理胡浩本来是可以离开的。他是重庆人,震后,父母徒步走来寻找他,要他回去,但他执意留了下来。

“映秀镇还在,我要继续工作。”这位小伙子说。

两位妇女在洗几根黄瓜和煮粥,胡浩和村里的会计张仕力不断向废墟张望。“村里幸存的人大部分都留下来了,这两天得转移到坝上。”胡浩告诉记者。

废墟内外,炊烟处处,让人在死亡的废墟中感到了生活的气息。镇里的主干道上,一个班的武警官兵围着一堆快要熄灭的火默默地坐着,有人还在熟睡。连续的奋战,使他们疲惫至极。一周前的映秀,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一周后的映秀,生命又是如此的坚强。

据新华社四川汶川5月19日电(记者 徐壮志)

7个空降兵的战地日记

他们,是空降兵黄继光团的重庆籍战士。他们,一同随团队翻山越岭第一时间到达与外界隔绝的重灾区抗震救人。地震过去了7天,7个重庆空降兵的灾区战地日记,让我们随着7双“80后”的眼睛去看那里发生的一切。

5·12 武汉 晴
重庆綦江:李小科
某连二排五班战士

真想马上到灾区多救几个人

晚上10:02,我接到营部通讯员电话,叫我喊连长和伞训长以最快时间到团部召开紧急会议。我当即就想,我们可能要地震灾区。

晚上11:30,团部吹响紧急集合哨。秦炜副连长站在台上大声说,“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有很多的老人小孩埋在废墟下。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要奔赴灾区抢险救灾。”

几分钟后,团里喇叭响起了。“各单位叠伞准备空降灾区。”我听完,一下子全身发热,真想马上空降灾区,多救几个老乡。次日早晨6:00,吃过早饭,全团上车到达了汉口机场。上了飞机,连长告诉我们,我们的空降地天气不好,正下着暴雨,还有泥石流,先到成都。

5·13 什邡洛水 暴雨
重庆北碚:丁敬楠
某连三排五班战士

第一次看见死人,心跳厉害

上午,我们到了成都机场。我分到一把铁锹,上了其中一辆大巴客车。车上,连长达命令,我们目的地是什邡灾区。车到洛水镇时,我惊呆了,公路两边的楼房几乎都垮了,老乡们在雨中惊恐地往外跑。

洛水信用社,6楼房子全垮了,我们找到了4人,都死了。我第一次见死人,心跳得厉害。班长下令让我快点跑,小学里很多孩子等着我们去救。到次日凌晨3点,我们被命令回到车上休息。

5·14 什邡红白镇 雨
重庆合川:黄元东
某连一排一班战士

我给小孩坟头垒了三块石头

凌晨5:30起床,吃过早饭,副连长命令我和另一名战友负责掩埋红白镇小学废墟里挖出的尸体。战友们一夜没休息,从垮

塌教学楼里挖出了很多学生尸体,有的被家长领走了。但教学楼废墟前还摆着3排20多具小孩尸体无人认领。军医告诉我,必须赶快处理埋掉,天气转热就麻烦了。

有一名军医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抽了一点血,放进一个试管中然后编了号。在挖坑掩埋时,将一块写有编号的竹条递给我,嘱咐我掩埋后插上一个编号竹条。我问他有什么用,他说今后孩子家长可以找到自己孩子的墓地。

我和战友在埋第二具尸体时,一名军医大声喊我过去,然后阻止一名老乡用水清洗孩子的尸体,军医说会感染。我使劲拉住了老乡劝他。老乡冷静下来,他只想给孩子换身干净衣服。埋好尸体后,老乡拉着我的手,让我给孩子坟头垒几块石头,今后好辨认。我答应老乡请求,给小孩子的坟头垒了三块石头。

5·15 红白镇 阴天
重庆合川:胡勇
某连一排一班战士

“解放军叔叔,快来救我们”

上午8:00,我们每人背了七八十斤物资,沿着铁轨走,前往红白镇木瓜坪村。刚走不到三公里,一座山被震垮了,连长让我先爬上去,将绳子固定在一棵大树上,然后拉着绳子翻山。

连长刚爬上来,余震发生。连长大喊小心,幸好只掉了些小碎石。我们走了3个小时到达木瓜坪村。有一群老乡远远看见我们,站在一个小山头上喊解放军叔叔,快来救我们。

村里还剩下100多人,我们和老乡一起用了很多办法将女的救出。100多人都同意跟着我们出山。下午4:00,我们将伤者和老乡带回了驻地。

5·16 红白镇中学 阴天
重庆万州:牟方富
某连三排四班战士

救出一人,全团都很高兴

晚上的时候,我们完成了中学教学楼的清理,转向宿舍楼的搜寻清理。挖掘机挖

到一半时,我们都听到了喊声。我提着手电筒跑过去,手电筒光正照在一只手上,还在挥动。

营长跑过去,听到那人还在说话,那人说他只是腿上有小点疼,很渴。我找来一瓶矿泉水,准备递给他,军医说不行,只能用水打湿他的嘴唇,我照军医的话做了。

师长和团长接到报告来了,1个多小时后,我们将那人救了出来。那人很厉害,居然出来还能说话。回到驻地,全团的人都很高兴。

5·17 红白镇 阴转暴雨
重庆万州:许峰
某连一排一班战士

战友失去父亲仍在救灾

今天早晨起来,团里一名参谋告诉我们,电话通了,驻地旁边有个临时电话点,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

战友们都跑了过去,每人限时2分钟,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问我在不在灾区,我说不是。爸爸说他在家里也感觉到了地震,家里人都没事,房子也没事,我终于放心了。我看到班里四川绵阳的战友左阳通完电话,抱头痛哭。他家里爸爸和叔叔都死了,房子也垮了。

我们都过去安慰他,他说没事,随后就跟着我们进山搜寻。

5·18 红白镇 晴
重庆丰都:易志鸿
某连炊事班战士

我帮老乡找到几箱烟

今天早晨起来,我煮了一锅稀饭,在驻地旁的救助点给全连领了80个熟鸡蛋和80个馒头,战友们全都进山搜寻了,中午不回来吃饭。团长说,炊事班也要分配救援任务。我没能进山搜寻,要我们炊事班就在镇上,帮助老乡找东西。

在街上一个废墟旁,一位老乡让我帮他在废墟里找点东西出来。老乡说,那个位置是他家的超市。我和战友们进去,我帮老乡找到几箱保存完好的香烟,老乡接过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据《重庆商报》

人物故事

七日的纪念

——谭千秋老师长女撰文忆父亲

2008年5月19日,四川德阳市东汽中学勇救学生光荣牺牲的谭千秋老师“头七”之际,记者收到了他的女儿、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年级学生谭君子发来的回忆父亲的文章——《七日的纪念》。摘登如下:

七日的纪念

现在离爸过世已经七天了,七天的辗转也让我有些不堪重负。可每当我入睡时,总会想起5月12日的那个夜晚,我不忍猜测,他在废墟里是如何度过……

回到四川的第一天,我送爸去殡仪馆。从来没见过遗体的我,见到的第一具就是他。战战兢兢地,我用手触摸他的脸。那张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的脸,就和他平时午睡时一样。所以我一直喊他,似乎一辈子也没有呼唤他这么多次。我侥幸地希望把他叫醒,我以为爸听见我哭喊就会醒来的。

小时候曾经因为爸要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而不得不留我一人在家,我害怕地哭着喊他,爸就回家来劝慰我。可是,这次我却无论如何也没能把爸叫醒。

爸爸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中学老师,他是边做农活边看书才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后来分配到东汽厂当老师。爸爸很热爱他的事业,可又因为离家太远照顾不到父母而很自责。他每个月都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半来寄回老家。

我四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是爸爸含辛茹苦一手把我带大。为了我,爸爸牺牲了好多自己娱乐的时间来陪伴我,去哪里都把我带上,连再找伴侣的第一条件也是要对爸好。

高中出去读书的时候,离妈妈家近一些,爸爸转交给了妈妈一张“注意事项”,上面写着“君子爱吃的水果”,每天应该提醒喝水的时间”,诸如此类。甚至连爸爸遇难后我翻看他的钱包时,里面还夹着我六个月大的黑白照片。

爸对我要求不高,他说只要能过得比他好就算满足了。可是我知道他为了我的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全力支持,而且很骄傲。小学的时候我被推荐参选省里的“十佳少年”,爸在工作之余熬夜修改我写的十几页的个人介绍;高考的时候爸怕我心态不好,总教导我不能非清华、北大不去,当后来知道我考上北大的时候,爸是热热闹闹地请同事们吃饭庆祝;上了大学后我有机会去中央电视台录节目,爸不肯来现场,但在节目播出时他兴奋地通知了所有他认识的人。

我知道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善言表感情的人。记忆里,爸从来没有说过爱我疼我之类的话,可我却记得在我七岁那年家里第一次接电话的时候,爸爸到处找人帮忙,专门将电话号码选成了我的生日……

如今,我对爸爸的情感不仅仅是尊敬、思念,还有悔恨。自从我离开家到外地读高中就与爸爸少了联系。我悔恨的是,在那些天里还因为贪玩而很晚回家;悔恨的是,在大学念书时没能天天往家里打个电话;悔恨的是,地震前两天才和爸爸互发的短信,因为我一时大意而没能留存为最后的纪念……

现在,我的悲伤已经平复了很多,我庆幸自己还能在回忆里看见父亲的样子,还能凭着这条血脉延续父亲的生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家人健在就是最大的幸福。而对于我的爸爸,我要代替他撑起这个家,照顾好好阿姨和妹妹,这是我爱她们的方式,也是我回报爸的方式。 新华社记者 孙闻